



通 | 訊

07

二〇二一年
春季號





二〇二一年
春季號

目錄

香江粵樂社簡介 1

獨步中國樂壇的高胡齊奏 —— 花市迎春 余其偉 2-5

劉天一和父輩的樂緣及後續的故事 許菱子 6-9

從廣東椰胡的發展看中國音樂的文化政治 黃國田 10-12

花絮回顧 13-15

節目預告 16-17



香江粵樂社

註冊慈善團體 編號: 91/14871



香江粵樂社成立於2015年，為香港註冊非牟利團體，致力承傳粵樂文化。透過欣賞、演奏、交流和研究，一方面深入淺出讓大眾認識廣東音樂，另一方面提供音樂團體和中樂愛好者互相交流的機會。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定期出版[粵樂通訊]，協助記錄香港粵樂發展的點滴。

創辦人黃國田醫生從小學習二胡，曾參與香港青年中樂團演出。於粵樂大家余其偉教授移居香港後，正式拜入門下，專門學習廣東音樂及高胡演奏藝術，並於香港中文大學以優異成績完成研究院課程，獲頒音樂文學碩士學位。

創辦人及社長

黃國田醫生

義務秘書

古倩婷小姐

義務會計師

鄭頌仁先生

音樂顧問（排名以筆劃序）

白得雲教授 何文川先生 何耿明先生

李志雄先生 余少華教授 余其偉教授

阮仕春先生 吳聿光先生 徐英輝先生

陳慶恩教授 陳鴻燕先生 黃志華先生

鄭德惠先生 盧偉良先生 駱慶兒先生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陳子晉先生

委員

黃曉晴小姐

黃翎欣小姐

馮啟思小姐



獨步中國樂壇的高胡齊奏 《花市迎春》—劉天一先生 誕辰110週年紀念專題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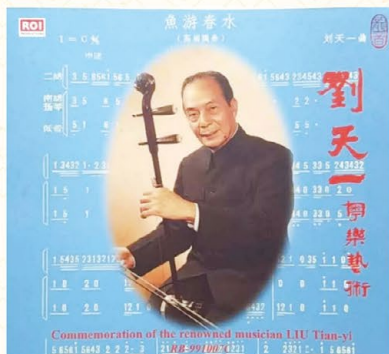
余其偉

一、劉天一的多項“第一”

恩師劉天一先生在高胡演奏藝術作的貢獻，業界不少研究者都有論證，歸納起來，認定劉師有好幾項是前人所未做的、祇有劉師才能做到的“創意”或“第一”。

讀者請看，香港龍音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劉天一粵樂藝術》CD與文集(RB-991007C)之<前言>：

“粵樂名宿劉天一先生在過去大半個世紀對粵樂的改良、創新以及推廣作出了鉅大的貢獻。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率先地嘗試以粵胡配合西洋樂器的鋼琴演奏中國樂曲，受到觀眾的歡迎；他又創造性地將《鳥投林》一曲的鳥聲用粵胡演奏，使這件樂器得以發揮出其潛在的優越性能；五十年代他首先用高胡成功地演繹了林韻創作的中國第一首高胡獨奏曲《春到田間》；其後他又首次成功地吸收並引入了小提琴的泛音演奏技巧及潮州拉弦樂器的雙催弓法，創作出他的第一首高胡獨奏曲《魚游春水》。這些‘第一’都是劉天一先生一生的努力及其對高胡藝術的執著追求，開發了前人所未作，啓導了後進新思維。”



香港龍音制作有限公司出品
《劉天一粵樂藝術》CD與文集專輯

這段文字，指出了劉師在藝術上的四個“第一”，是較準確的歸納。筆者祇想補充兩點：

首先，作于1954~1955年的《魚游春水》（此曲創作年份乃課堂中由劉師當面親述認證），當中用自然泛音串成的一段長度十八小節的優美、活潑的旋律，意趣盎然，可謂神來之筆。環顧同一時期的中國胡琴作品，鮮見有如此這般的對泛音技巧的天才運用。此舉在當年，可謂獨步樂壇。其次，劉師演奏的《春到田間》，他至少用了左手的五至六個把位，音域滿三個八度甚至以上。這個左手指法技術，包括了上下換把、跳把和上下滑音等，在當年的所有的中國胡琴曲中的應用，也算是最高難度之一。上述兩點補充，并非筆者個人之見，行內均有同感，比如葉魯先生，早年就有論及于此。

當然，上述的多項“第一”，祇是着意劉師在技巧上的創意居多。然則劉師在高胡藝術中，諸如雍容大度、華美高遠的風度境界，流水行雲、散文詩般的音樂律動，超凡脫俗、樸實溫厚的人格魅力……等等。這些要留下篇章，另文述說。

二、《花市迎春》故事續說

之前，曾作小札《懷念恩師劉天一，《花市迎春》二三事》，當中提到（劉天一1962年創作並公演的）高胡齊奏曲《花市迎春》，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頻繁在各種場合演出；但自六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後期這段時期，大約三十年，此曲消聲匿跡，再無公演，其曲譜也未見在公開出版的粵樂曲集收錄，更無音響資料傳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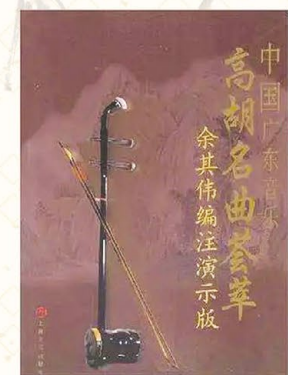
筆者當年因不斷赴海外樂團合作演奏，為豐富演奏曲目和表演形式，在編訂了高胡齊奏《早天雷》及《春郊試馬》于1991年與香港中樂團合作首演後，同年，憑藉少年時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聽賞農村有綫廣播音樂節目的記憶，大致上記錄復原出《花市迎春》曲譜，以高胡獨奏形式，由廣州新時代影音公司錄制出版；而正式以高胡齊奏形式重新面世，則是2000年後，分別由星海音樂學院、廣東音樂曲藝團（2007年該團主辦的劉天一先生97週年誕辰紀念音樂會）、香港中樂團、廣東民族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香港演藝學院、香港青年中樂團、香港竹韻小集及香江粵樂社……等，陸續上演。

《花市迎春》曲譜的首次印行面世，見于上海音樂出版社的《中國廣東音樂高胡名曲薈萃——余其偉編注演示版》一書（2002年）；近年由廣東音樂藝術中心編輯出版的共三集的《廣東音樂大全》亦收入此曲；北京日報出版社印行的由王國潼、王愷編訂的《二胡經典名曲選——廣東音樂篇》亦收入此曲（2018年）。

至此，《花市迎春》經歷了大約三十年的沉寂，它又得以再度舞台亮相且傳譜後世了。

筆者曾提到，為何在1977~1984年拜恩師劉天一先生學藝期間，彼此都無提及此曲？想來，筆者那時年輕，涉世也淺，作為學生，跟隨劉師，都是學劉師在台上常演的新曲《春到田間》《魚游春水》《懷念》《珠海風光》（又名《珠江春早》）《綠水長流》等，或劉師風行于世的黑膠唱片《鳳凰台》《平湖秋月》《鳥投林》及經典曲《雨打芭蕉》《餓馬搖鈴》《柳浪聞鶯》……等，當時就是這種情況和心態；卻真沒有想到要學《花市迎春》這一首，為這事，至今仍懊悔不已。

那麼恩師為何也不提此曲？這真是費思量的事呢。後來，有香港《信報》資深文化記者陳耀紅女士試猜個中緣由：那時大陸剛從十年浩劫中過來，不少老藝術家經此一役，仍心有餘悸，都不願意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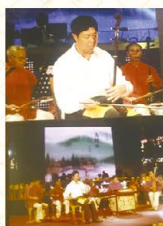
《中國廣東音樂高胡名曲薈萃——余其偉編注演示版》



及那些屬所謂“封資修”的創作。皆因廣州花市此一民俗節慶，因浩劫也遭停辦多年，約於浩劫後某年才獲“平反”，得以恢復。陳記者此說較合情理。

近來，為《花市迎春》，先後訪問了劉師女婿高胡演奏家陳兆年先生、原廣東音樂曲藝團揚琴及木琴演奏家邱少麟先生、原廣東音樂曲藝團兼廣東音樂藝中心音樂編輯葉雪薇女士，下面收輯了他們的回憶文字，供讀者參考：

岳父劉天一，對南國鮮花情有獨鍾，岳父住流花新村，大宅門口就圍了一個花園，他每天都會抽空去花園里，很用心地為盆花灑水、剪枝、除草、施肥、松土等，這也是岳父怡情養生的一個習慣。早年，我與妻子(劉小惠)和女兒，也常於除夕，陪岳父到西湖路花市賞花、買花。每年的廣州花市，百花爭艷，街上人頭湧動，過年的氣氛已很濃了。我印象中，岳父特別喜歡的是水仙和玫瑰……因之，岳父早年以花市迎春這樣的標題來寫高胡曲，抒發他作為一個音樂家的情懷，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了。



陳兆年高胡演奏《鳥投林》

邱少麟先生(原廣東音樂曲藝團揚琴及木琴演奏家)撰文|我的回憶

我自一九六一年考入廣東音樂曲藝團，即隨廣東音樂曲藝一團揚琴演奏家方漢師父學藝，按傳統師徒規軌隨團照顧師父的起居飲食，及演出活動等項，因此對一團的演出情況是最清楚的。廣東音樂曲藝團曾分一團、二團、三團和青年團。一團演出以演奏廣東音樂為主，當中加演二至三首粵曲演唱；二團和三團以粵曲為主，加演音樂演奏；青年團以學藝畢業的學員為主，由蘇文炳，屈慶，黃少敬等老師帶領。

廣東音樂曲藝一團當時的演出，習慣是以廣東音樂大合奏開場，有十幾人，演奏曲目有《賽龍奪錦》《得勝令》等；中組奏(十人以下)有《雨打芭蕉》《柳浪聞鶯》等；小組奏(五架頭)演奏《昭君怨》《雙星恨》等。還有器樂獨奏，包括劉天一的高胡和古箏獨奏，梁秋の喉管獨奏，黎浩明の木琴獨奏，黃耀榮の琵琶獨奏，甄錦良の笛子獨奏等等；中間穿插粵曲獨唱。而每晚包尾節目就是高胡齊奏《花市迎春》和《柳娘三醉》，優美的旋律，統一整齊的弓法令我至今還記憶在腦海。當時參加高胡齊奏的有劉天一、朱海、何干、陳萍佳、楊榮照、莫啟通、李云峰等，劉天一大師總是居中坐。如遇特殊情況，比如高胡是六人或八人雙數，則以台中線為界，由劉天一與朱海分坐左右成小內八字型，帶領眾人演奏。(2020年4月6日寫於廣州)



邱少麟木琴演奏《驚濤》

葉雪薇|關於《花市迎春》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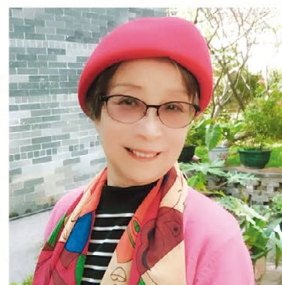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正是廣東音樂發展最蓬勃最興盛的时代。音樂家們除了演奏傳統的廣東音樂作品外，還創作了大量反映南方都市群眾生活、工作及喜聞樂見、歡快熱情的廣東音樂。劉天一先生創作的高胡齊奏曲《花市迎春》，正好反映了廣大群眾熱愛美好生活的幸福情景，所以在每年廣東音樂曲藝團舉辦的新年音樂晚會上，都必定演奏高胡齊奏《花市迎春》。

我記憶中，約在1962年間，當時參加演奏《花市迎春》的多位音樂家，我回憶有：劉天一、朱海、沈偉、何干、陳萍佳、陳奇潮、屈慶、梁山、李云峰、莫啟通、楊榮照等。音樂家們精湛的演奏技巧，整齊劃一的弓法和優美歡快的旋律，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過去，在每年除夕舉辦的廣州花市中，電台更是反復播放《花市迎春》，營造了將要過年的歡樂氣氛，更能引起廣大群眾對幸福生活的無限嚮往和陶醉。

《花市迎春》是劉天一先生創作眾多優秀作品之一，此曲應成為廣東音樂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作品也！

(2020年4月5日寫於廣州)



葉雪薇，一九六一年考入廣東音樂曲藝團學藝，專習演唱。後抽調總團執筆編寫團史，團誌和大事記；後又為籌建藝術檔案室轉為藝術檔案員。1999年退休。退休後，多次返聘回團整理藝術檔案，曾被團長稱贊：記性好，是廣東音樂曲藝團歷史活字典。2013年受廣東音樂曲藝團返聘，與湯凱旋等人組成廣東音樂藝術中心，由湯凱旋任中心主任，葉雪薇任編委，負責譜務整理，前後用了近四年時間，採集，校對，編輯，出版了三集《廣東音樂大全》。

三、獨步中國樂壇的《花市迎春》

中國胡琴藝術的歷史，雖然追蹤至唐宋，一路過來，卻不會有太豐富的藝術遺存(這裡專指演奏曲目)供人述析。當然，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又至八、九十年代以降，創作曲目日趨繁盛。此是後話。

根據不完全的資料分析，我們故且認為，1950年之前，放眼全國，鮮見專門為胡琴而創作或改編的齊奏曲。那麼，分別創作並首演於1962年的高胡齊奏《花市迎春》(劉天一曲)、1964年的二胡齊奏《北京有個金太陽》(蔣才如曲)、1973年的二胡齊奏《奔馳在千里草原上》(王國潼、李秀琪曲)、1974年的骨胡齊奏《壯鄉春早》(李延林編曲)，上述四曲，應當被視為上世紀(或是有史以來)最早的原創及改編的中國胡琴齊奏曲，四曲中，又以《花市迎春》為最早出現。

中國胡琴，訂出統一的弓、指法，作規範劃一的齊奏，無疑是借鑒西來的形式作的試驗，也是一種大膽的創意，它的藝術效果，究竟如何，可以用不斷的實踐，不斷的改進，以待歷史去證明。

《花市迎春》在過去，有被研究者提到。遺憾的是，在總結出來的劉師在高胡演奏藝術中多項“第一”的貢獻里，《花市迎春》的創作和演奏卻從未被研究者肯定為劉師的又一項“第一”。

今天，我們再次提起此曲，指出劉天一先生的又一個“第一”：獨步中國樂壇的高胡齊奏曲《花市迎春》，此曲在中國胡琴發展史上，在廣東音樂發展史上，在高胡發展史上，是一個藝術創舉，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

鳴謝：葉雪薇女士證實高胡齊奏《花市迎春》創作及首演年份。
蔣才如先生提供二胡齊奏《北京有個金太陽》創作及首演年份。
王國潼先生提供二胡齊奏《奔馳在千里草原上》創作及首演年份。
覃大川先生、黃熙偉先生證實骨胡齊奏《壯鄉春早》創作及首演年份。



通訊



劉天一和父輩的樂緣及後續的故事

許菱子

劉天一與父親

發生於武漢並擴散至全球的冠狀病毒疫情期，心中感懷戰鬥在第一線的英雄，因為疫情而不能回學校上課，多了讀書思考和練琴的時間，而“武漢”和“音樂”這兩個詞語的相匯，腦際中閃現出兩代“音樂”家結緣於“武漢”的畫面：1959年某天，武昌江漢劇場後臺，音樂會之後，劉天一與父親許守誠這對相差22歲的師徒，在潮溼，燈光昏暗的後臺，劉天一演奏、唸唱，許守誠逐音逐句記錄下箏曲《紡織忙》整首樂譜，這是以音樂為緣分的始端，它架起了三代人的樂緣。

《紡織忙》是劉天一創作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箏樂作品，父親與劉師因樂而聚於1959年，當時劉天一所在的廣州曲藝團全國巡演武漢站，在武昌解放路，也是父親上學的武漢音樂學院近鄰的江漢劇場演出《紡織忙》。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脫穎而出的民間演奏家大多以口傳心授的形式，也可能因劉天一創作之初未曾落實到譜面，父親認為他所聽記下來的《紡織忙》應該是最早記錄的譜子，我們可以想象回放的慢鏡頭中重溫這樣的一個畫面：在那三年自然災害這樣一個特定的困難時期，音樂會結束之後，武漢江漢劇場的後臺，師徒兩代音樂家在昏暗的燈光下一個演奏一個記譜，令人感懷那個時代的無私與純粹，一種人性的光芒在這樣的一個角落中被釋放出來，父親的印象中，劉師瀟灑、大方而氣派，從大師所有的劇照中，我們也能感受到一種儒雅，演奏姿態氣脈貫通，正氣凜然。

劉天一與母親

母親丁伯苓與劉天一的樂緣是在三年後的1962年，在北京舉辦的“全國音樂家獨唱獨奏音樂座談會”，也是全國最重要的音樂盛事，彙集了最有影響力的音樂理論、聲樂和中西樂器演奏家，包括吳祖強，彭修文、王昆、胡鬆華、劉明源、劉德海、周廣仁、劉詩昆等一批知名音樂家，劉天一和母親丁伯苓同在器樂演奏一組（附活動座談會分組名單，資料由當時參加演出的古琴演奏家姚丙炎之子姚公白提供），丁伯苓演奏曲目是《打雁》，而北京的演出活動結束之後，出於對年輕一輩音樂家的愛戴和提攜，劉天一回廣州途中專門停留武漢傳經授藝，談箏論道，在那個信息交通並不發達口傳身授的時代，這是莫大的榮幸，也是年輕人向長輩音樂家取經的最珍貴的學習經歷，而更值得他們倆津津樂道的是劉師同時也是父母親婚禮的主婚人。母親後來再有多次參加廣交會的演出，相信她在廣州有

更多的拜師受教接觸的機會，1978年中國唱片公司為丁伯苓錄製古箏專輯唱片，曲目中包含了《蕉窗夜雨》，從演奏風格性來看，當師傅自劉天一，也少不了受許守誠的提點，母親就讀瀋陽音樂學院，接受多為北方風格訓練，如曹東扶、曹正的河南風格，趙玉齋的山東風格，但是她演奏的《蕉窗夜雨》卻充滿了南國風情，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恩師上海音樂學院的何寶泉拿手的箏曲之一也是《蕉窗夜雨》，同為客家流派，從音樂意象和左手風格性的把握與丁伯苓可謂南轅北轍，由此更能確定母親這首樂曲的師承關係。

父親提起與劉師的交往時說：“很談得來”，相信人與人之間有一種磁場，這種情感上的磁場就是緣，更是樂緣拉近他們的情分。

劉天一與我

2017年，時隔半個多世紀，“劉天一的粵樂藝術”紀念音樂會在香港舉行，也是他們的第三代的我來延續這一份樂緣，由我演奏箏樂作品《紡織忙》、《蕉窗夜雨》。音樂會由深得劉天一真傳的弟子，演藝學院中樂系主任餘其偉教授擔綱表演，在我準備和聆聽劉師演奏的音響過程始終能感到一種溫暖和親切感，這種感動當為劉師的功力所引，他的音樂看似自然隨意輕鬆彈性，隨性而發，實則凝練而就的顫弦，出神入化的流變觸發一種生命感召的力量，彰顯出內在深邃而哲理的智慧，之於我卻似有超乎心靈的呼應及顫然之感，這種莫名的感動和親切該是由於這兩首樂曲劉天一到父親再至我的音樂的“血脈”使得音樂基因流淌於無形的信息傳遞之中，劉天一左手彈性變化萬千的顫音尤其能引起心絃的震顫，猶如來自於大地之聲的親切與心靈的共鳴。音樂真是上蒼賦予人類特殊而美好的禮物，佛、道以音樂來通天地，感神明，傳教播善縱向的教化作用，橫向中也正是這兩首箏樂作品架起了人間音樂緣分的橋樑，增進了劉師和我父、母親間的師生親、親情，而我的契入更是三代音樂家之中的機緣的傳承故事，親切又溫暖。

古箏演奏家、教育家許菱子
（香港演藝學院教授）



的記錄版本。今再聆聽劉師留下來的錄音並未收錄這一段，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也未加進這樣的段落，究竟是何原因刪去這一段的演奏版本，恐怕將是一個解不開的歷史之謎。

劉天一、何寶泉演繹的《蕉窗夜雨》風格之說

《蕉窗夜雨》是古箏樂種中九個流派中的客家箏派，是客家流派中的標誌性樂曲，客家音樂受遷徙中外來文化影響，既有樸實含蓄的地域性色彩，又值中州的“太古元音”的厚重古樸，一體多元，具有歷史的和合包容，在嶺南音樂中有“養德”之稱，音樂氣質獨特，是由上個世紀30年代的何育齋及弟子羅九香所倡導發展而成，劉天一與何寶泉兩位先師均出自羅九香門下，兩位大師樂譜無論從開頭（劉天一4音（簡譜）為開始音，何寶泉2音開始）和結尾（劉天一1音為結束音，何寶泉落音為2音）的起音落音抑或音樂流線中加花變化，或從演奏的左手揉按拿捏差異甚大，恩師何寶泉已經作古，同為我的主修老師孫文妍師母認為何老師的承傳是正宗的，她講到何寶泉和羅九香除了是師徒關係，更是老友，在天津他們曾經同吃、同住，我想暢飲一番當為師徒間之樂事，何老師愛喝酒是學生們所熟知的，我作為學生除了箏專業外，酒卻是何老師領進門的，上學時節假日就會聚集老師家，由師母孫文妍老師掌勺，何寶泉老師和箏同學在上海復興中路1350弄的筒子樓圍起開單飲酒，由此可以想象羅九香和何寶泉師徒間的情懷，這是外話。

我們回論劉天一、何寶泉的演奏意象，慨嘆於他們同出師門而演奏的風格如此迥異，劉天一留下的音頻是以傳統的鋼絲箏，餘音綿長容易發揮箏的左手的吟揉效果，更以粵樂高胡的燕囀鶯啼的彈性來體現客家箏調雅麗的一面，劉天一從《鳥投林》到鄉間叢林的鳥叫模仿以及《紡織忙》到紡紗廠對紡織女工作業的考察，上個世紀30年代初也已經嘗試與鋼琴合作，敢於大膽創新，能體會到他在箏的音韻中融入了高胡的揉弦技法，彈性而靈活，而演奏中左手揉弦的彈性具有粵樂的輕鬆，瀟灑超逸。何寶泉師留下的音頻是以尼龍纏弦的現代箏，發音鏗鏘，餘音厚實古樸蒼勁，更追求“太古原音”的厚重，憂國傷勢、思緒深沉的演奏質感。文化的攝入和蛻變是客家音樂風格彙集和合的特點，但是人生中何嘗不是在時空流轉中文化的攝入、地域文化，人文環境中蛻變而形成自己的審美趨向，初聽兩位大師的演奏有南轅北轍之感，但細品中能感受其中均保留着客家音樂“清樂”或謂“儒樂”的君子氣質和意象，既有民族情懷、家國興衰的憂慮，客家移民中滄桑憂思的一面，也是個人音樂意象、內在情感的抒發，更備客家音樂流觴中的家國情懷。



高胡、古箏大師
劉天一

結語

《蕉窗夜雨》、《紡織忙》於我是一件收藏品，與我的恩師、父母與他們的恩師，更有恩師的恩師，樂緣際會，着實珍惜！是心靈中的記憶珍品！

後續的樂緣

1994年由文化部組團的中國民樂演奏家藝術團組，我與劉明源、餘其偉、宋飛等同赴日本訪問演出，擔綱演奏的劉明源曾經在北京音樂匯演(1962)與母親（包括劉天一）同臺演出，於34年之後我卻有幸與劉明源師同赴日本並再次彈奏母親的《打雁》，實為難得的樂緣之牽動，當時除了獨奏，也伴奏劉明源鏗鏘灑脫的《河南小曲》，及後我以同名改為箏曲演奏，河南風格濃郁，這是個別樣的樂之緣，權當一次題外的記錄。

同赴日本演出的餘其偉教授，論及他的恩師劉天一：“師恩難忘，就像父親般的牽掛”，餘老師哽咽的語氣中透出對慈父般滿滿的情懷，他對恩師的音樂描述：“溫暖熱烈，透明純真”。“純樸的浪漫，樂觀和自信”。“神功妙指，流水行雲”，“飽經滄桑，榮辱不驚，苦樂兩忘，慨然又超然的淡漠”。真是知恩師莫如弟子。劉天一的音樂，無論高胡或箏的左手燕囀鶯啼的吟揉中，深厚地蘊藏在他背後的南國人文氣息透過廣東音樂獨特的韻味所躍現出來的人文精神之飽滿生命力，體現出獨特的精巧靈動卻又見個性的坦蕩與雄闊，長期的積澱，厚積而隨發，透出一種的磁性的張力，1994年在日本第一次近距離聆聽餘其偉的廣東音樂韻味，深受感動，偶爾促膝更瞭解到他愛讀書，勤於筆耕與思考，而10年之後的2004年更成為了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的同事，有更多的機會聆他的高胡演奏以及合作演出，偶爾還能聽其演奏廣東揚琴和秦琴，那種民間接地氣的地道及演奏的神態常被逗得前仰後翻，那情那景落筆至此竟也忍俊不禁，慨嘆於餘其偉的運弓走指總能帶給人一種顫顫然的感動，更驚歎於如此彎彎繞繞的把玩又行雲流水般的淋漓酣暢，當中更也透着書生的哲理的深沉，通過此次對劉天一音樂的研讀，真正體會真傳的含義。劉天一箏彈奏左手的韻味訣竅當來自於高胡運弓走指的功力，似乎能從樂聲中追尋着一種人格的魅力。

劉天一《紡織忙》演奏版本之惑

《紡織忙》縈繞在我心中還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父親當時記錄下來的《紡織忙》與出版的樂譜以及劉天一本人的錄音有一定的區別，父親的錄譜有一段右手小撮、左手快速制音的段落，就我所見最早的《紡織忙》版本是1979年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跟劉師的演奏一致，是否經過多年的演練，劉師自己刪去一段？父親一再強調他當時的記錄的真實性，如果按照當時劉天一去廣州珠江南的紡織廠考察，從音樂的模仿的效果出發，父親的錄譜更能形象地體現紡織女工的操作過程，而在“劉天一的粵樂藝術”紀念音樂會上，85高齡的父親再次為我《紡織忙》作處理時，堅持要求保持他五十多年前

從廣東椰胡的發展看 中國音樂的文化政治

黃國田

引言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音樂，甚至樂器的發展，必受當時、當地的文化及政治影響。相反地，當研究某民族的音樂，甚至樂器的發展，也必能窺探當時、當地的文化與政治。椰胡的地位一向不及高胡備受重視，所以對椰胡的研究也不及對高胡那麼多。現代廣東椰胡的型制與音色，跟其他的球形共鳴箱、弓擦弦鳴樂器，有很大分別，到底現代椰胡從形成到發展，與中國文化政治有甚麼關係？筆者希望以本文作初步探討。

椰胡的起源

有考古證據顯示，早在公元前大約一千年，中國與古代波斯已有間接交往。由於政局變動，中國與波斯的政治聯繫，時有中斷，但貿易、文化交往不絕。絲綢之路的興盛，也激發了中國與波斯的文化往來。唐宋時期，中國與波斯的交往達到高峰，波斯文化作為異域文化，也吸引著唐人仿效。唐代文學有許多描寫波斯文化的詩句。與唐宋時期相比，元明時期的中國，與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為深入。¹除了宗教、醫學、工藝技術等，球形共鳴箱的弓擦弦鳴樂器，也在明朝傳入了中國，明人稱之為「提琴」。²

提琴原本是崑腔的伴奏樂器，後來為「亂彈戲」（崑腔以外的各地聲腔）所繼承，並且作為和音輔



助伴奏樂器，民間稱為「和絃」。相信因為是由提琴演變而成，椰胡在清代時稱為「提絃」。18世紀初，椰胡已出現於民間樂種潮州音樂中。清末時，劉錦藻稱潮州提絃為「潮提」，應為「潮州提絃」之簡稱。《清朝續文獻通考》中載有：「潮提，烏木柄，椰殼為槽，蛤蠣殼為柱，與二胡等。發音甚靜而平和，亦粵樂器。」從名稱的轉變，可以窺探到現代椰胡的文化起源。由提琴演變而成，潮州提絃簡稱潮提。因發音虛空，民間口語俗稱「冇絃」。民國以後，又將冇絃改稱為「椰胡」。顧名思義，經過了接近400年的演化，椰胡已經從最初的提琴家族，入贅為胡琴家族的成員了。³

所謂胡琴，胡人之樂器也。而胡人是中國古代漢族對外族的稱呼，主要是指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名稱來源一說是匈奴人在歷史上自稱為「胡」，秦漢時期的胡人一般指匈奴人。晉朝的五胡亂華指的是內遷的匈奴、鮮卑、羯、羌、氐。唐代的胡專指深目高鼻或高加索人種的西域人。南宋的《翻譯名義集》曰：「自漢至隋皆指

西域以為胡國。」奚族屬東胡鮮卑族一支，隋、唐時活動在蒙古西拉木倫河上游一帶（古時稱饒樂水）。唐時，奚族人曾被冊封為王，還有少數人在唐政權及地方上作過官並立有戰功。唐末時，有部分奚人西徙媯州（即今河北省懷來縣），史稱西奚，仍駐牧在原地的奚人稱為東奚。奚族乃中國歷史上的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獵、畜牧為主，兼營少量農業，善於造車並以此見稱於歷史。奚人唱歌跳舞時所用的樂器，為「奚琴」，可說是胡琴的前身也。北宋·陳旸撰《樂書》，其中有云：「奚琴本胡樂也，出於絃鼗，而形亦類焉。奚部所好之樂也。蓋其制兩絃間以竹片軋之，至今民間用焉，非用夏變夷之意也。」夷指奚族和奚琴，夏指漢族和嵇琴，「夏變夷」指嵇琴（夏）演變成奚琴（夷）。「非用夏變夷之意」應當理解成：奚琴由漢族嵇琴演變而成，雖然經過奚族的改造而演變成胡人樂器，但是漢人在使用它的時候，並不把它當成外族樂器看待。亦從「蓋其制兩絃間以竹片軋之」一句可知，早期的奚琴是以竹片磨擦發聲，並未使用馬尾毛造弓。但同屬北宋的音樂理論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著一首詩：「馬尾胡琴隨漢軍，曲聲獨自怨單於，彎弓莫射雲中雁，如今歸雁不寄書。」令不少民族音樂學家相信，早在北宋，胡琴已經改用馬尾弓取代竹片，以磨擦琴弦發聲。⁴

球形類擦絃樂器起源於中亞一帶，早期稱為吉孜哈克（Ghizhak），在伊朗一帶稱為卡曼賈（Kamancheh），在新疆一帶稱為艾捷克，在西藏一帶稱為更卡。吉孜哈克在明代時傳入中國，明人稱為提琴，初為皮面，後來受到滿族二絃的影響，改用板面和夾絃法，演變成今日的椰胡和板胡。⁵球形共鳴箱的製造並不簡單，早年用曬

乾的圓形瓜殼製成，後期以切割的木板，用熱力扭曲合併而成。⁶傳到了黎族（海南島），順理成章，就地取材，球形共鳴箱就以圓形的椰殼製造了。所以，廣東椰胡可以說是結合了中亞文化、胡漢傳統與海洋文明三者融滙而成。

椰胡在嶺南音樂的角色

潮州椰胡音色較明亮，定弦一般比廣東椰胡為高，用於潮州箏曲的伴奏，有時亦作為主音樂器。在客家音樂，客家山歌，客家八音及客家戲曲，椰胡通常搭配客語稱為「二弦」的殼子弦演奏。20世紀初，椰胡被廣東小曲演奏吸收，並成為廣東戲曲和說唱音樂的伴奏樂器。⁷

我們現在熟識的廣東音樂，從20世紀20至30年代，由呂文成於上海研製了粵胡（廣東高胡）後，很多時候以五架頭形式演奏。當中包括有高胡、椰胡、揚琴、秦琴，以及吹管樂器如洞簫、橫笛等。相對於在呂文成時期以前，以二弦、竹提琴，吹管如噴呐、喉管，三弦及打擊樂器等配合的硬弓，現代的搭配就稱為軟弓五架頭了。⁸





椰胡在軟弓五架頭的角色，一向被認為是下架，是配角，是伴奏樂器，是綠葉以襯托作為紅花的高胡。⁹ 然而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早於90年代，已經有樂韻唱片公司出版的鐳射唱片，當中有余其偉教授以椰胡領奏的〈禪院鐘聲〉。¹⁰ 而過去十多年，在大、小公開音樂會的場合，也發現有椰胡領奏的演出。¹¹ 在2014年香港演藝學院出版的《粵樂薪傳》鐳射唱片中，更有由羅永暉教授創作的椰胡獨奏曲〈花自飄零水自流〉。¹² 當椰胡作為主奏樂器、甚至獨奏樂器，多次出現於公開音樂會和公開發售的唱片中，不得不承認椰胡在廣東音樂的角色，跟最初作為伴奏樂器的形象，已有很大的轉變。

結語

任何樂器的演化和發展，必定跟當時、當地的文化、政治相關，譬如商業的往來、文化的轉移、民族的遷徙等。現代廣東椰胡的形成，也不例外。廣東椰胡由最初作為配角，到今時今日，可以領奏，也能獨奏，跟它深厚、感性的音色不無關係。假如於未來的日子，有更多作曲家為椰胡創作獨奏曲、協奏曲，相信椰胡於廣東音樂，甚至中國音樂的角色，會有繼續演化之可能。

註釋：

- 1 閻偉，〈古代中國與波斯的文明交往〉，《光明日報》，2017年9月11日，http://www.qstheory.cn/culture/2017-09/11/c_1121641894.htm。
- 2 林江山，《中國擦弦樂器史》，(台北:先靖貿易有限公司出版部，2006年7月)，頁17。
- 3 註同2，頁282。
- 4 註同2，頁78-79。
- 5 註同2，頁281。

- 6 Persian Music <https://www.facebook.com/IranPressTV/videos/1807062346034257/>。
- 7 吳迪，《嶺南樂器的樂種學闡釋》，(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頁211-219。
- 8 黃日進，《嶺南廣東音樂藝術特色闡釋》，(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頁14-15。
- 9 文傳盈，〈椰胡在“廣東音樂五架頭”中的定位及其演奏特點〉，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二期，2004年6月。
- 10 余其偉，《禪院鐘聲》鐳射唱片，(香港:樂韻唱片公司，MCD-1039，1991)。
- 11 過去十年，於公開音樂會，以椰胡領奏或獨奏，詳見參考書目、文章、音樂會節目表。
- 12 余其偉，《粵樂薪傳》2鐳射唱片，(香港:香港演藝學院，RB-141004-2C，2014)。

參考書目、文章、網頁 (以漢語拼音、英文字母排序)

- 黃日進，《嶺南廣東音樂藝術特色闡釋》，(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頁14-15。
- 林江山，《中國擦弦樂器史》，(台北:先靖貿易有限公司出版部，2006年7月)。
- 《Persian Music》，<https://www.facebook.com/IranPressTV/videos/1807062346034257/>。
- 文傳盈，〈椰胡在“廣東音樂五架頭”中的定位及其演奏特點〉，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二期，2004年6月。
- 吳迪，《嶺南樂器的樂種學闡釋》，(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頁211-219。
- 閻偉，〈古代中國與波斯的文明交往〉，《光明日報》，2017年9月11日，http://www.qstheory.cn/culture/2017-09/11/c_1121641894.htm。

參考唱片、音樂會節目表 (以出版或演出日期排序)

- 《禪院鐘聲》鐳射唱片，(香港:樂韻唱片公司，MCD-1039，1991)。
- 《粵海琴思》，「李助忻作品音樂會」節目表，(香港: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2009年5月6日)。
- 《粵樂薪傳》2鐳射唱片，(香港:香港演藝學院，RB-141004-2C，2014)。
- 《秋月寄琴詩》，「李助忻粵樂作品音樂會」節目表，(香港:香港大會堂劇院，2015年9月28日)。
- 《魚游春水鳥投林》，「劉天一的粵樂藝術音樂會」節目表，(香港:沙田大會堂文娛廳，2017年4月17日)。
- 《粵樂集結雙肩挑》，「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廣東音樂系列音樂會」節目表，(香港:油麻地戲院劇院，2018年3月)。
- 《琴詩》，「陳啟謙胡琴音樂會」節目表，(香港:香港大會堂劇院，2018年9月30日)。
- 《風花說粵》，「竹韻五架頭專場音樂會」節目表，(香港:香港大會堂劇院，2018年11月27日)。

花絮回顧

竹韻小集《弦歌不絕》講座音樂會



「戰火浮生」是「絃歌不絕」首輪計劃的尾場講座音樂會，由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合辦，粵樂名家余其偉教授主講，音樂學者劉長江教授主持，竹韻小集現場演奏，並邀得趙慶雲師傅為特別嘉賓。承接首場「粵調古韻」展示了清末民初粵樂風貌；至第二場「盛世騰飛」講述了1920年代軟弓五架頭的發展；到本場「戰火浮生」以「中西蘇鳴，烽煙裏的粵樂玩味」為題，余教授將會承接上場結尾——從呂文成說起，講解粵樂樂器組合上的改變和新音樂風格出現背後的意識形態，從中窺探粵樂於三、四十年代的社會角色，以及對後來粵語時代曲及戲曲的影響，解構粵樂如何能夠中西兼容、海納百川。

劉長江教授(左一)與余其偉教授(右一)

趙慶雲師傅以「士拉結他」帶領竹韻小集年青音樂家演奏40年代混合了爵士樂的「精神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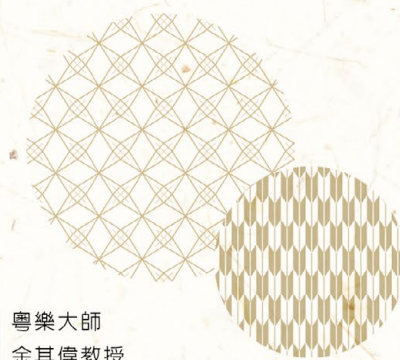
余其偉的音樂世界

藝術總監的話



余其偉的音樂世界

經歷了超過一年新冠肺炎的影響，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2021年3月，在確保安全的社交距離下，恢復了有人數上限的現場演出。已經三度改期，與香港中樂團合作演出「余其偉的音樂世界——從藝、從教46周年」音樂會，於2021年3月5日順利演出，圓滿成功！余其偉老師以超凡的高胡技藝，領導一眾學生與香港中樂團及嘉賓好友，合演了多首經典名曲、亦包括了余樂夫先生近年的新創作，如《踏雨心晴》及《秋江水雲》等。



粵樂大師 余其偉教授



再請曲《早天雷》秒殺全場觀眾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 閻惠昌先生與社長黃國田醫生於排練時合影



余其偉教授（前排左一），李孟學小姐（前排中），何耿明先生（前排右一），余少華教授（後排左一），黃國田醫生（後排左二），馬璋謙先生（後排右一），陳子旭先生（後排右二） 小組演奏《雨打芭蕉》、《娛樂昇平》

粵樂大師余其偉以出神入化的高胡技藝享譽海內外，傳道授業至今46載。大師不僅在藝術上精益求精，亦持續培育後進，擔任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系主任至今長達17年，期間香港演藝學院和香港中樂團合作無間，培育了眾多優秀的中樂人才，大大地提升了本地的中樂，尤其是廣東音樂的演奏水平。不少菁英更加入了香港中樂團。

2020年，適逢大師從藝、從教45周年，我們很榮幸地邀得大師與樂團合作，為樂迷呈獻百花集萃、桃李滿門的余其偉專場音樂會，並已邀約大師於澳門、廣州和香港的學生一起聯演。惟因疫情關係，去年的演出被迫延至今年舉行，澳門與廣州的學生因疫情無法來港，故是次音樂會改為邀請大師在香港中樂團內的學生張重雪、麥嘉然、黃心浩及李曉丁等合作演出，其中箏演奏家李婷婷、笛子助理首席陳子旭與嗩吶首席馬璋謙，他們皆是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廣東音樂課」中，大師親自指導的學生，而馬璋謙在唸大學一年級時，更破格被大師選中於「廣東音樂專場」中喉管獨奏《歡歌一曲爽心頭》（李助圻曲）。

除此之外，音樂會亦邀請了樂團早期的團員余少華和何耿明參與小組合奏，他們和大師份屬好友，離團後雖各自有不同的發展，但他們的演奏能力卻同樣出色，並研習及參與粵南音和粵劇拍和，對廣東音樂有重要的建樹。大師還特別邀請了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國田醫生參與演出。黃醫生近年跟隨余其偉大師學習高胡演奏及廣東音樂，更曾被大師讚譽「對中樂的學習精神風雨不改，作為業餘愛好者，其技巧與藝術表現，已接近專業水平」。

今晚，余其偉大師將會聯同他的學生為樂迷送上多首家傳戶曉的粵樂名曲，充分體現了中樂藝術的薪火相傳。祝各位有一個愉快、難忘的晚上！

藝術總監的話 Words from the Artistic Director

粵樂大師余其偉以出神入化的高胡技藝享譽海內外，傳道授業至今46載。大師不僅在藝術上精益求精，亦持續培育後進，擔任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系主任至今長達17年，期間香港演藝學院和香港中樂團合作無間，培育了眾多優秀的中樂人才，大大地提升了本地的中樂，尤其是廣東音樂的演奏水平。不少菁英更加入了香港中樂團。

2020年，適逢大師從藝、從教45周年，我們很榮幸地邀得大師與樂團合作，為樂迷呈獻百花集萃、桃李滿門的余其偉專場音樂會，並已邀約大師於澳門、廣州和香港的學生一起聯演。惟因疫情關係，去年的演出被迫延至今年舉行，澳門與廣州的學生因疫情無法來港，故是次音樂會改為邀請大師在香港中樂團內的學生張重雪、麥嘉然、黃心浩及李曉丁等合作演出，其中箏演奏家李婷婷、笛子助理首席陳子旭與嗩吶首席馬璋謙，他們皆是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廣東音樂課」中，大師親自指導的學生，而馬璋謙在唸大學一年級時，更破格被大師選中於「廣東音樂專場」中喉管獨奏《歡歌一曲爽心頭》（李助圻曲）。

除此之外，音樂會亦邀請了樂團早期的團員余少華和何耿明參與小組合奏，他們和大師份屬好友，離團後雖各自有不同的發展，但他們的演奏能力卻同樣出色，並研習及參與粵南音和粵劇拍和，對廣東音樂有重要的建樹。大師還特別邀請了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國田醫生參與演出。黃醫生近年跟隨余其偉大師學習高胡演奏及廣東音樂，更曾被大師讚譽「對中樂的學習精神風雨不改，作為業餘愛好者，其技巧與藝術表現，已接近專業水平」。

今晚，余其偉大師將會聯同他的學生為樂迷送上多首家傳戶曉的粵樂名曲，充分體現了中樂藝術的薪火相傳。祝各位有一個愉快、難忘的晚上！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 閻惠昌

閻惠昌

《粵樂的演奏風格：傳承與變奏》 學術研討會暨音樂會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戲曲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19/6/2021(六)

早上十時半至晚上六時正

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

粵樂百年，但風格其實靈活多樣。今日在香港便發展了兩個不太相同的操作模式及演奏美學。在學院的器樂演奏教學，既吸收了豐富的民間音樂元素，亦強調以舞台為考慮的藝術性表現及精準性，重視演奏時能夠展現粵樂靈巧樸實的韻味。另一方面，以粵劇樂手為主的演奏，因戲班行內奉行兜搭、拍和，演奏時遊走於固有的旋律骨幹中以輔唱詞，風格同樣靈活多變。可見同為粵樂，同一首樂曲，演奏方法上卻可以大有不同。當中到底有什麼不同？原因是什麼？

香港演藝學院將聯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舉行以「粵樂的演奏風格：傳承與變奏」為題的研討會及音樂會，探討上述問題。

研討會模式

研討會將以「粵樂的演奏風格」為主題分為四節舉行。

第一節為論文發表，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總監陳子晉先生擔任主持。四位本地年青學者將就「粵樂的演奏風格」發表論文，並進行討論。

第二節為主題演講，由哈佛大學音樂學博士余少華教授擔任主題演講嘉賓，並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劉長江教授主持。

第三節為「圓桌對談—粵樂的演奏風格：傳承與變奏」，由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白得雲教授擔任主持，並邀得國家一級演奏員、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系主任余其偉教授及本港著名粵劇頭架高潤鴻師傅進行對談，兩位專家將就演譯廣東音樂的風格等問題進行對談。

第四節為總結音樂會。音樂會由香港演藝學院到訪藝術家高潤鴻聯同音樂學院與戲曲學院的師生演出。

南音 粵韻 廣東音樂 演奏會
Tuneful Music of South China

19.6.2021
星期六 Sat 8pm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Theatre,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240
www.lcsd.gov.hk/cp

門券於5月14日起在戲院售票處、網上、流動應用程式及信用卡電話熱線發售。
Tickets available from 14 May at URBTX outlets, on internet, mobile app and credit card telephone booking.
有關節目及各種優惠詳情，請參閱節目單張或瀏覽中文文化節目網頁。
For details of programme and various discount schemes, please refer to the programme leaflet or visit our website.
節目長約1小時45分鐘，包括中場休息15分鐘。觀眾請準時入座，遲到者須待中場休息或演完時方可進場。主辦機構有權更改節目及更換表演者。
The performance will run for about 1 hour and 45 minutes including a 15 minute intermission. Audience is strongly advised to arrive punctually. Latecomers will only be admitted during the intermission or at a suitable break. The present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programme and substitute artists.

節目查詢 Programme Enquiries 2268 7321 信用卡電話熱線 Credit Card Telephone Booking 2111 5898
票務查詢 Ticketing Enquiries 3781 8881 網上購票 Internet Booking www.urbtx.hk
流動應用程式 Mobile Ticketing App My URBTX (Android & iPhone)

節目包括：
《神院鐘聲》、《秋水伊人》、《客途秋恨》(上、下)、
《往後香》、《柳絮開聲》、《心心點點》、
《春江花月夜》及《步步高》
Programme includes:
The Toll of the Temple Bell, The Beauty Youder,
A Wanderer's Autumn Grief (part 1), Gui Zhi Xiang,
Orchids Singing among the Billowing Willows,
My Heart Is So Bitter, Moonlight over the Spring River
and Stepping High



香 江 粵 樂 社

HONG KONG CANTONESE MUSIC SOCIETY

電郵

hkcantonese@gamil.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cantonese

微信

HKCantoneseMusic

YouTube

香江粵樂社

通訊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363號1205室



微信二維碼